

名家随笔

访古岭下朱

蒋殊

前年在浙江金东,瞬间喜欢上松溪的岭下朱村,是想起那句歌词“岭上开满映山红”。于是,我放开视线,尝试从这个叫岭下的地方找到一种花,进入视野的却是一棵古老的香樟树。它高高耸立在村庄一处高地。当地人说,当年整个村庄都那么高。村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,乾隆下江南途经这里时,被官员以地势高翻不过去而劝返。

一行人行走在坡阳老街上,遥想当年繁华旧模样。这条街,因街边有条坡阳岭而得名。古街全长400多米,据说曾是婺州、衢州、严州(今杭州建德)和处州(今丽水)、台州、温州六州之间上通下达的必经之路,是当年浙东与浙南的官道及贸易通道,以及贸易中心与物资中转站,在方圆几十公里名气很大。而今,老街跟着光阴几度变迁,繁华不再,韵味仍存。

最先吸引我的,是村中墙上竟然镶嵌着一本又一本“书”,蓝白相间的封皮。停步细看,吃了一惊,那是一个一个电路箱。“书”的封面,是四个字“朱子家训”!

一路走来,厚重的文化已经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足够的敬畏之心。墙上这四个字,莫非……一问,果然,村庄与朱熹有关。

据说,当地人通过光绪戊申年(1908)重修的一部《松溪朱氏宗谱》,坐实了这件事。从宗谱记载中可知,金华松溪岭下之始迁祖为朱熹第九世孙千七公。千七公先居金邑履正坊,后因避元末兵燹迁居松溪祝家湾。其第三子思温迁居岭下横山沿,合葬杨埠塘角,后裔主要聚居在岭下朱、雅桑园村……

而岭下朱还有一处可作一证,便是位于岭下朱前园路50号古宅石门上部的四个古砖雕刻字——“考亭衍绪”。四字中的“考亭”,系朱熹晚年著述讲学之地。当年,朱熹创立了考亭学派,考亭书院也成为南宋时全国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。《松溪朱氏宗谱》中除了存有《考亭书院》一诗,还有康熙年间族人朱时化写岭下当地《紫阳书堂》一诗,其中一句是“休夸韦相筮中经,家学心源接考亭”。

种种痕迹表明,松溪岭下一带自元朝末年以来,一直是朱熹后裔聚居之地。

其实,岭下朱村到底是不是与朱熹有关,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一直到今天,这里都保存着朱熹的痕迹,传承着朱熹的思想。朱熹已经在这里,一直在这里,就够了。

走在坡阳老街上,脚下的鹅卵石小径透着古意,恍惚中也成为曾经的人。前方,一位老人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,沧桑的一张脸与高大的木门,以及门上的“同泰”牌匾那么契合。从前,这里是一座酒坊,满足着来往官商的味蕾。而今贸易不再,老酒依然静候在原处,守护着曾经的辉煌。

一路走过,“乡贤馆”“逸品阁”“衡庐”等旧迹挂在一家家门头,“观音阁”“大王庙”从身边相继闪过。村中央,一处碉堡一样的东西引起我们的兴趣,正研究时,一位中年妇女主动过来解释,说这是“种子仓”。旁边的场地,就是曾经的打谷场。那个年代,要将打好的谷子就近装入这个仓库中。她一边解释,还一边示范谷子从哪个部位流出。

“可惜了,现在只剩下这一个。”这样一处已经失去用途的老物件,竟然引起一位农家妇女的疼惜。

顺着她的声音抬头,墙上空白处是一段朱子家训:“诗书不可不读,礼义不可不知。子孙不可不教,童仆不可不恤。斯文不可不敬,患难不可不扶。”

根源在此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太原“80后”女性,我始终觉得这座城市的故事,是沿着汾河上的桥梁一节节铺展开来的,我的心里对太原的桥满是难以言说的眷恋。

小时候,漪汾桥在我眼中,是汾河上一道绝美的彩虹。红彤彤的拱洞像糖葫芦串起童年,每次路过,我都会认真数。数着数着,思绪就飘到了少年宫的美术班,想起在那里涂抹色彩、勾勒梦想的时光;数着数着,又仿佛置身于太原市图书馆的自习室,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;数着数着,还会想到汾河景区,在那里追逐嬉戏,感受四季更迭。那是独属于年少时光的美好。2008年它拓宽改造,临时土桥晴天尘土飞扬、雨天泥泞难行,但看着新桥桥墩渐稳、桥身舒展,满心都是对它崭新未来的期待。

漪汾桥拓宽后,2011年南中环桥初露身姿,它的流线型桥身和优雅的曲线,让太原的桥梁美学迈入新纪元。我曾无数次在桥上驻足感受它的美。那些年,南中环桥成了太原人拍写真的热门地标,我也曾在这里留下青春的身影,背景是汾河水与晚霞交织的浪漫。

太原的桥,每一座都独具风情。祥云桥似燃烧着的熊熊火炬;通达桥似展翅白鹭,优雅地欲冲向云霄;而不起眼的管道桥,则似一根一根神奇的吸管连接着老军营和山纺街美食街。每次和闺蜜骑车路过,山纺面皮的爽滑口感、铁板串串的滋滋声响、大冒菜的麻辣鲜香,瞬间就能把我们的味蕾唤醒。

这几年,我尤其钟情于骑车跨桥的“治愈之旅”。从极具现代感的祥云桥出发,一路感受长风桥的延绵温婉、南内环桥的沉稳大气、迎泽桥的恢宏壮观。向北骑行,依次穿过胜利桥、北中

一座座桥串起烟火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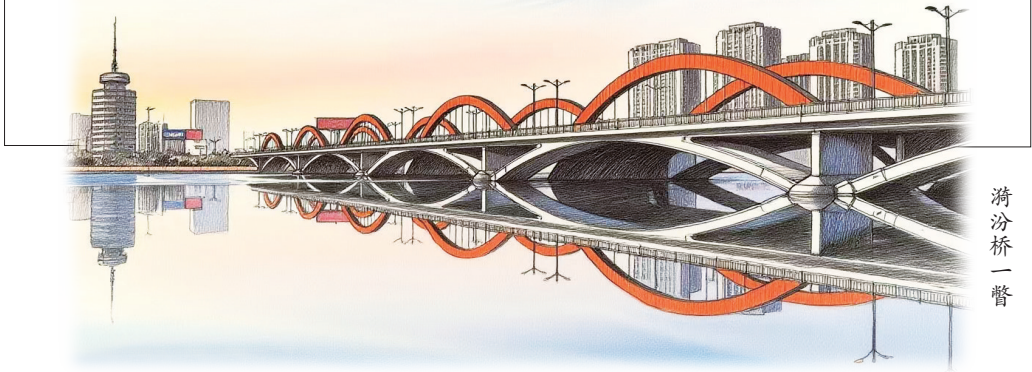
张雪璟

环桥、柴村桥。一路奔波,有时只是为了吃上那碗心心念念的小刘米线,只是为了那碗能在舌尖绽放的“九斤面皮”,只是为了义井小吃街筋道十足的自制火腿肠、喷香软糯的土豆拌饭、香气四溢的卤煮。又或许几十里的路程,吃的不仅仅是美食,更是奔赴一场藏在心底的情怀之约。掠过这一路又一路的风景,宛如翻开一本精美的太原桥梁立体画册,每一页都有着独特的韵味。它们像是生活的调色盘,为我们的日子添上了五彩斑斓的色彩。

摄乐桥下的湿地公园,如今成了热门打卡地。周末我常带着孩子去那儿喂鱼,冷不丁就会有几只红嘴鸥从水面飞速掠过,它们翅膀扇起的风里,满是清新的汾河气息。回想起小时候,这儿连一只野鸭子都很难见到,可现在它们却成了常客,在水面悠闲游弋,这无疑座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有力证明。带着孩子来这儿野餐,看鸭子欢快戏水,投喂色彩斑斓的锦鲤,再在树荫下翻开一本好书静静阅读。桥下这片湿地,已然成了都市中难得的自然课堂,让孩子亲近自然、感受生命的美好。

这些桥啊,就像无形的丝线,把我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串成了串儿,甜的是过往的美好记忆,辣的是生活里的磕绊挫折,咸的是拼搏流下的辛勤汗水,鲜的是对未来满怀的希望憧憬。

它们更见证着太原的蜕变,从重工业城市到绿意盎然的宜居之地,河水重归清澈,桥梁愈发精美。太原的桥,早已超越了实用意义,成为城市的灵魂。它们串起了生活百味,承载岁月的记忆,让这份特别的情缘,在一代代太原人心中延续。



漪汾桥一瞥

退休后的电话

刘力

晨梦中,电话铃声骤然刺破了寂静,原来是口腔专科优惠补牙,挂断电话,继续睡觉。少顷,铃声又起,是位外地朋友晨起读报,看到我的作品特来贺喜。退休后每天睡到自然醒,这次却再无睡意了。这两个电话让我忽然意识到,如今主动联系我的人,已经寥寥可数了。

自从退休,便告别了办公室的电话机,家里的固话早已拆除,手机成了唯一的外联工具,只是手机响铃的次数渐少。在职时手机永不熄火,会中、路上甚至饭桌前皆不停,甚至更有凌晨急召我处理公务的警报。如今,手机的功能改为了阅读、写作、导航、付款,通话已不再是主要元素。

电话少了,我也乐得清静,少了那些寒暄,多了点时间看书写作。书房里有书万余册,现在终于有时间沉下心来阅读思考了。

很少主动给别人打电话,非要紧事打扰别人不好意思。也不想别人打来电话,恐电话打断我的写作思路,或搅了越来越珍惜的甜梦。

有三种电话是期待的。

一种是亲人的电话,他们不在意我退休与

否,即便只是闲聊,问问长辈身体,孩子学习生活,互相宽慰,家长里短,这是一份亲情的祝福,让人感到无比的温馨。

另一种是请我讲课的电话。师范学校毕业的我,工作时当过老师,在宣传战线工作数十年,经验凝练成理论制成课件,有机会分享也是好事,尤其听到课中课后的掌声,看到听者赞许的目光,慰藉感顿生,那份幸福很甜。

第三种是编辑或好友的报喜电话,告知作品刊出。作品问世让人充实,证明自己不老,剪贴样报再细细回读,一股暖流会洋溢周身。

偶尔也期待好友的电话。退休之后,依旧能互相关注的都是岁月淬炼的知己。老友间的通话便如陈酿,无论话语厚薄或玩笑调侃,都能唤醒一些尘封许久的岁月记忆。

电话少不是坏事,证明别人都忙于工作忙于生计;于我则是得清静享清福,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曾经的喧嚣热闹,一如放鞭炮,响声过去,硝烟飘散,终归沉寂。于无声处,生活还会有新的方式新的内容,还会有另一种醇厚馨香的滋味。